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春秋正義

一

卷一至卷十八

上海涵芬樓景
印海鹽張氏涉
園藏日本覆印
景鈔正宗寺本

正義表

臣先居

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爲醇德既醜六籍之文

者矣於

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龜圖出於棠河以章八卦故

上紀圖

天地埏埴陰陽道消四溟知周万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罔

戒於百

王五始六厘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雖頌表興

發之由

聖刑改之紀綱乃人倫之隱祐昔官司契之后大紀建

極之君豈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周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

以弘風闡佛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

於麻荀孟抑揚於後馬邦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肅戴同升石渠之

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弥著斯乃邦家之基王化

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純明通三統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

而暉俗經邦韞九德而辯方軌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義仁

化被丹澤政洽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先虛月集圓象圖之瑞史

不絕昏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冠於勛華而岳拱元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出贖妙理深玄
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
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
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

勅撰撰更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大尉揚州都
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元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
書左僕射兼大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兼大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
大夫侍中兼大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衛縣開國公臣李輔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蘇諫議大夫
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
開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
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頌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柳宣通
直郎守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

大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
大學助教臣邦祖玄徵夏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夏郎守四
門博士臣趙君贊義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義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奏

宸旨旁懷群芳釋元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越索
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悉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縣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懇張
禹龜聲庸陟懼非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大尉楊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元思等上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凡史所職之居王者統三才而宅九
有順四時而治万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室命昌於下故可
以享國永年今國長在然則有力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夏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先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
其惠得則褒其善以春秋之大旨為聖王之明鑑也若夫五始之同章

於帝軒六經之道先於札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繇邈
 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比伐神器將移邠伯敗王於薊
 晉侯請隧於後齊僭名号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畏下陵
 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韜大聖達時若此豈
 之以法則无位正之以武則无兵賞之以利則无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
 歎銜唇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莫由訓於後昆因曆史之
 有得失擬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无異蕭斧之
 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於漢傳尤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有詁
 訓然難取公羊穀梁以釋尤氏此乃以冠變倭將絲絲麻方豎重圖
 杓耳可入手晉杜元凱又為尤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
 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豈欲令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力杜
 白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記于今其為我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司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体本文唯為攻賈服便

後之學者鑽仰元成列姓族數君之內實有翹楚然聰惠辯博固
亦罕侍而探賾鉤深未已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
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奇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
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逐食其木非其理也
多規杜氏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係公
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斬人者未為鄉列炫
規之晉侯林人与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之背喪
用兵以賊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昨是背喪用兵何得之與
敵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句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
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展其以漆園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云蓋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
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來逃歸案家語季康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
衡已已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
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相婿而妻庶其此等皆
其度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多疏猶有觀

今奉勅刪定批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並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奏定已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復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題弘智覆更詳審內之正義凡三十六卷異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卷之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題曰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制序後人移之於此

且有豎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太學博士賀道_公杜亦道俱以此序作注豎不言執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定五經音訓為此序作者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由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後而執之名釋例異曰之說執例詳之是其執集解而指執例安得由釋例序也序與執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萃其綱要若藏之抽緒孔子為昏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及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七春秋名與經傳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玉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更之者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_自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更之義自韓宣子通魯至旧典禮經也魯國史記更張政得史本有大法之意周德既衰至僖而明之言典禮廢缺言惠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左丘明更經於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初有先傳之意自身為國史也

然後由得也言經者之表不應煩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傳自故發傳之傳有三等三類
人名之數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例至人倫之
紀備矣摠言聖賢大經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及春秋取焉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魯君子丘明作傳批判向別錄云左丘明撰曾申之授吳起
之授其子期之授楚人鐸椒之之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之之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曾若王
燾孔子曰宅於壁中得古文連札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以及春秋丘氏立明所
修皆古文旧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
間獻丘氏及古文周官先武之也獻丘氏學公羊之上書詔公
羊抵丘氏之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

秋左氏傳歎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旨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
後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賈同大司馬左氏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爲左氏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之不以非
也及歆親近遂建立左氏春秋及乞傳逸礼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唇於大常博士責讓之祿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
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以於左氏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於鄭康
成藏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
氏學蹟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人臣守主品目不同掌更
曰司掌書曰史官記更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更之書名
也正義曰從此以下魯記之名也明史官記更之書名曰春秋
之意春秋之名僅元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

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孔坊記云魯春秋記晉表曰穀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以夏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固有春秋之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夏但未必名為春秋身從周也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記夏者以夏繫曰心別同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夏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求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由此夏故夏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夏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之類是夏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々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々而先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々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相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独各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豈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復知商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虧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之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無不盡書日而各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夏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摠集其書之於策簡其精展合其同異量更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无更或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各日者凡六百八十五自文公以上各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

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百倍此則久遠遺落不与近日且他國之皆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元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巳使日月皆具常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曰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已盡得知其日月皆使舜曰去其日月則或害夏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煩旧有日者因而詳之曰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喪貶故春秋諸夏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鄉卒日食二夏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与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无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鄉仇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与鄉仇之喪公不与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夏之小失不足以致人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无辭可以寓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為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

必記月朔之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之與不日
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者先受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
曰或月妄生襲賧先儒溺於二傳橫肉厄氏造日月襲賧之例故
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判定日先襲賧而此序言史官記
夏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夏之休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
有旁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之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
光明感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昼入則為
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之先後无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
世本云客成造歷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
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之
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
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已半而引及日与日相
會張衡灵憲曰日譬如火月譬如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尽然則以明者謂

之一月所以摠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
換紀理庶幾記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
月則遠近明也別曰異者共在月下則曰月之變各繫其月則異
月之變觀其月則異曰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
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曰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
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變唯須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
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亦異文仲
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至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變主記
當時之變之有先後須別有變之年表點也肖始也夏繫日下年
夏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點其年以爲變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
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
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也舉春秋二字其

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孳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无物不包无夏不記与四時義同故謂此書为春秋孝經言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尔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夏竟舜三代示不相重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並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夏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聖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号也礼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斂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斂反也